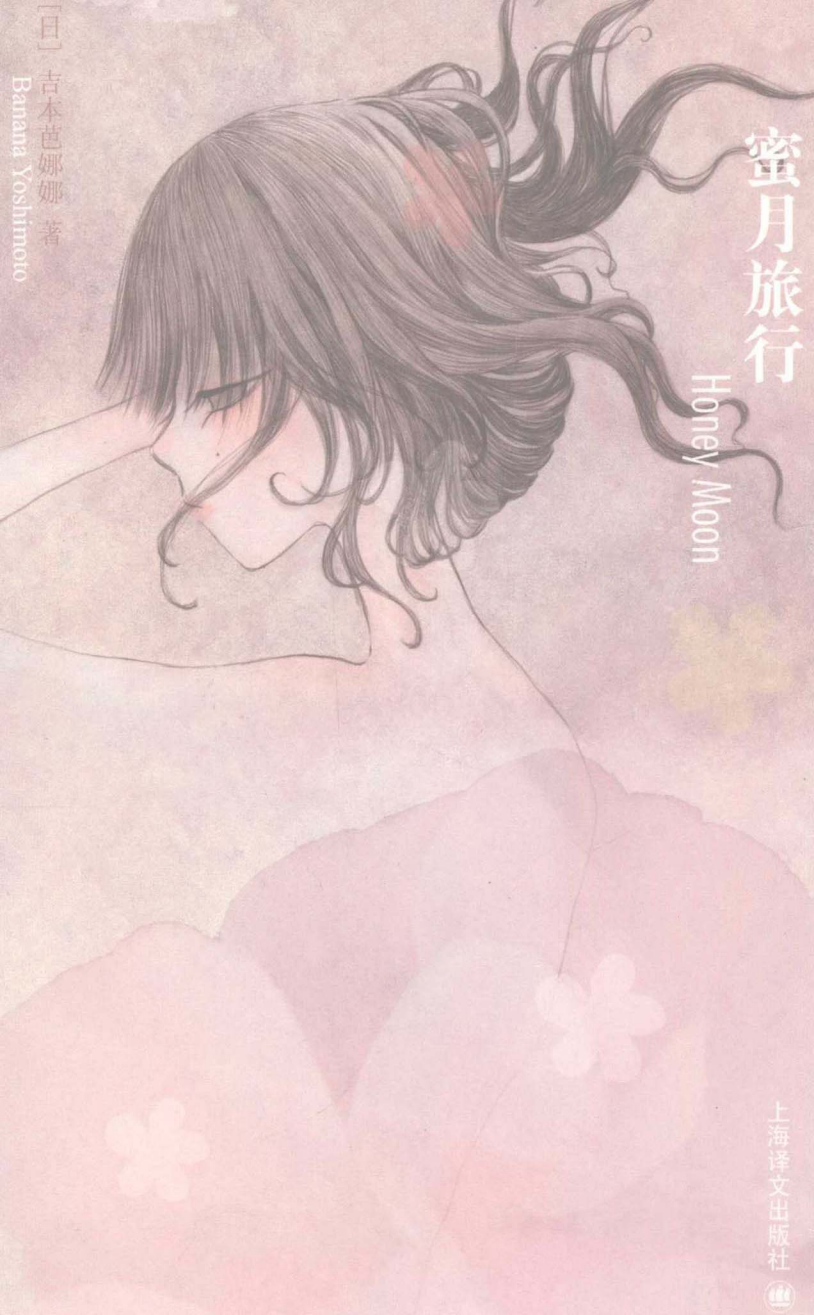


蜜月旅行

Honey Moon



[日]

吉本芭娜娜 著

Banana Yoshimoto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

蜜月旅行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蜜月旅行:新版/(日)吉本芭娜娜著;张唯诚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1.10

ISBN 978-7-5327-5532-5

I. ①蜜… II. ①吉…②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36270号

HONEYMOON by Banana Yoshimoto

Copyright © 1997 by Banana Yoshimoto

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Chuokoron-shinsha, Inc., Tokyo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 / Bardor-Chinese Meida Agency

图字:09-2003-350号

蜜月旅行

[日]吉本芭娜娜/著 张唯诚/译

责任编辑/姚东敏 装帧设计/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25 插页 4 字数 45,000

2011年10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0,001-10,000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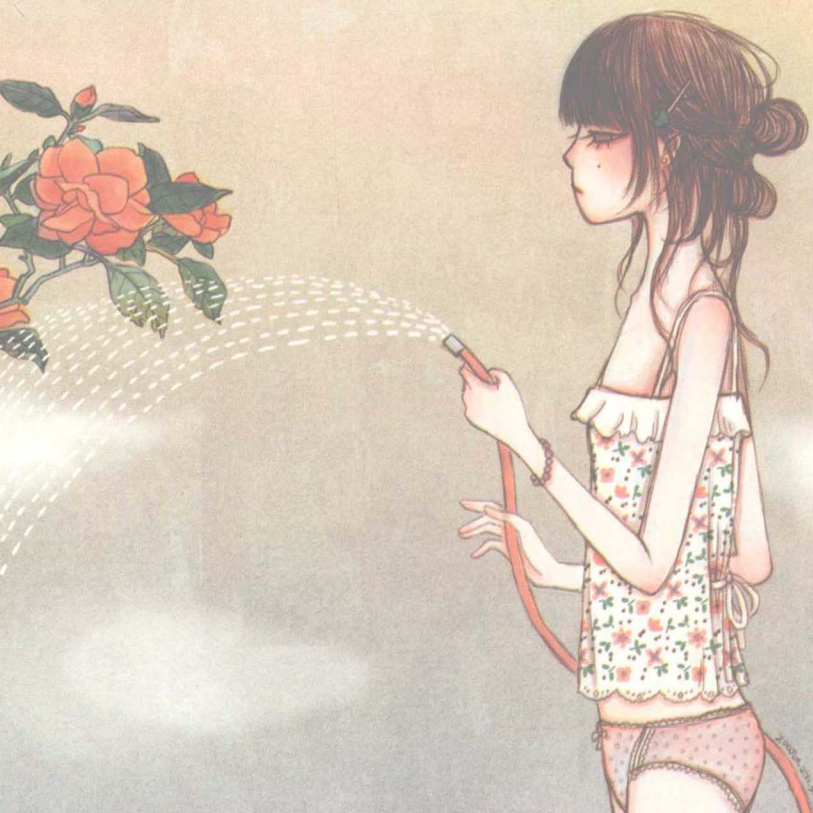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5327-5532-5/I·3244

定价:21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享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0571-85155604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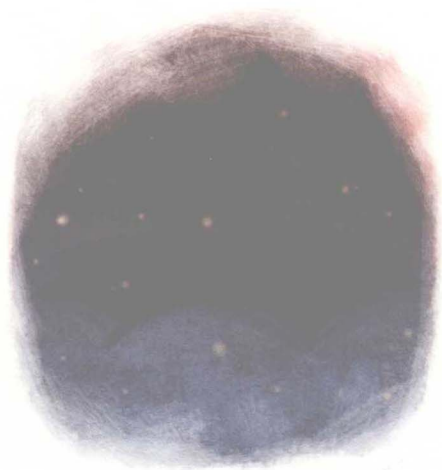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谨以此书献给芭利子

目 录

真加的院子	1
锅起面	4
解放	28
无事的日子	58
花束	74
第二次蜜月旅行	82
梦、树袋熊、夜晚的海	92
岛、海豚、嬉戏	107

真加的院子

我从小就喜欢自家的院子。它并不是那么大，但和房子一比，面积就算很大的了。

母亲喜好园艺，院子里种有好几样可供食用的植物，点景石交错成趣，还有各个季节开花的树木，院子因此面貌多种多样。

这小小的世界里也有几处能令我放松的地方，我珍爱它们。做孩子时，我不是一屁股坐下就是和衣躺倒；不久长大了，便规规矩矩地铺好坐垫带上饮料，得空就往那里闲坐。“老这么坐着，她也不嫌腻烦。”父母和裕志都这样说，而我的确没觉得腻烦。我坐着，望望头上辽阔的天空，看看脚下的青苔和蚂蚁，而当再一次抬头望天，却发现云的位置和天空的颜色已经变换——世界就这样一点一

点在变化，望着望着，不多会儿，眼光已落向爬到手上的阳光，就是这种感觉！时间它飞逝而去，令人害怕。

景致居然长年未变，身处其中，我有时竟忘记了自己的年龄。我坐在地上，靠着一块很大的点景石，照例轮番抬头看那天空、硕大的枝条、叶片，然后低头看蚂蚁、小石子和泥土，这样一来，我连自己的大小也忘了，只顾得高兴。

偶尔，母亲出外购物或者父亲回家得早，他们会看到我坐在院子里。通过这幅影像，他们知道，晴朗的日子，我不喜欢待在屋里。晴天，我俨然成了院子的一部分。于是他们也见怪不怪，和我打个招呼就过门而去。

裕志也会来，但他从不经由大门，而是翻越竹篱笆进来。裕志眼神不好，为了确认是我，他老眯缝着眼、满脸诧异地盯着我瞧。我笑起来，他也笑起来，笑脸刻着我们相遇以来、从小到大交往相处的全部历史。长时间做同一件事，就可能有一种奇妙的深度产生。不错，我们的笑脸正是这样一种东西。深刻的交流刹那间横穿而过，深刻到——想不起事到如今还有别的新鲜又了不得的事情

存在。

那种时候，我当真觉得置身于一个没有墙壁也没有天花板的所在，我们被一切所抛弃，包括时间的流逝也与们毫无关联，世上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我们四目相对；四周仿佛音乐悠然，青草芬芳。唯有感觉、唯有灵魂，在这没有墙壁的世界里、在辽阔的天宇下，真真切切地相对、交流。这时候，年龄和性别已无所谓，虽感觉孤独，但那感觉也是辽阔而悠远的。

无论身处何地，当不安蓦然袭来，我有时便会在心中让自己不知不觉间返回到院子里。院子是我感觉的出发点，是我的永远不变的基准空间。

锅起面

仿佛是命运强行的安排，在巷子深处，我们两家的房子原本就紧紧相挨。一座是日式老宅，没有庭院，小小的，住着裕志和他的爷爷；另外一幢则是新式商品房，我父亲和继母买下的，有一个大院子。隔开这样的我们两家的、说得更简单些就是裕志的房间和我的房间的，只有一个院子和一道矮矮的竹篱笆墙。

从户籍本上看，我和裕志是五年前结的婚，在我们十八岁的时候。

当我们提出“想姑且先结个婚”时，没有一个谁反对。

我们也没有举行仪式，只是将裕志的户籍转到了我家。也因为，假若不结婚，裕志那位住在美国、没见过面

的父亲就有可能来要求带他走；假设没有这可能性，我们大约不会在那个时候特意结什么婚。所以其实生活并未发生任何变化。没有特别的热烈场面，乐趣也没有增加，虽然曾打算过阵子就在附近找处房子搬进去，但最终也没有实行，我还是和父母同住，整日游手好闲，裕志也仍旧和他爷爷住着，一面打零工。

裕志的爷爷是在初春的日子里去世的。

裕志希望他一个人整理遗物，我尊重了他的意思，葬礼结束后就不再烦他。他家里的灯每天都亮到很晚。

裕志的爸爸没来参加葬礼，这令我感觉蹊跷，但我没有问裕志，只是想，裕志的爷爷不就是他爸爸的爸爸吗，怎么他的葬礼他儿子不来参加呢，难道他们真的断绝关系了吗？裕志的妈妈好像是在加利福尼亚和裕志爸爸分手后就去向不明了。听说她给裕志爷爷来过一封信托他照顾裕志，以后再没联系。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裕志的父母都在裕志幼小的时候就抛下他去追求信仰，移居到国外去了。

在裕志整理遗物的下午，我总是独自一人待在院子里的山茶树下。翻译烹调书是母亲的工作，我偶尔帮着草译